山東瑞林祥綢緞洋貨店廣告

本號首創北京百有餘年久蒙各界諸君惠顧無不稱贊現又新到杭州綺霞花緞雲霞燦霞庫緞文明花緞新式裙料綢縐紗羅粗細布疋愛國花布花素洋緞洋布俱全賜顧者詳認前門大街鮮魚口便是電話南局三四九號

找事告白

鄙人先在東蒙多年熟悉蒙語回京後家居日久現欲出門就事顧我者請至鼓樓後酒醋局門牌十一號接洽為盼　劉潤身啓

演說　過河拆橋　楊曼青

過河拆橋本是常說的一句俗語　若用文話改變着說　記得古人有幾句自歎的言辭　說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　這幾句話怎麼講呢　說是有一張極好的弓　用他射飛着的鳥兒　這張弓因為使着得力　平日才非常寶愛　一來二去　會把那些個鳥兒射的全都沒有了　這張可寶愛的弓還用他作甚麼　將弓收起　就算沒有用處了　這就是鳥盡弓藏　下邊的兩句　也是由下句往上句倒講　何為走狗呢　走狗就是而今的獵犬　俗名叫作細狗　養豢他所為拿貛拿野貓甚麼的　這宗狗雖名為走狗　可與那耳尖腿快　抽冷子咬人的狗不同　若養豢條獵犬　必要下好多的工夫　早晚餵他　都得有時候兒　洗刷皮毛　帶着狗溜遠兒　名為溜狗　其實是一半兒溜人　還有一宗笨狗　與細狗樣式差的多　也不如細狗有靈性　養這宗狗　單有套狗譜兒　起小時先摘帽兒　豎大嘴盔子　溜他的時候　教他往前撲着走　人在後邊拽着他　所為狗的前腿有勁　聽叮哨子知人的語聲兒　半夜裏拉出狗來　向人家墻根〻底下蹲着　專等着掐人家的貓　這宗狗也能拿貛拿野猫　用他看家守夜　比起滿胡同兒裏瞎汪汪　看見人一毛腰　他就挾尾巴串門子偷喫食的狗　可有用的多了　不拘是天然的細狗　改良的笨狗　既費工夫養豢他　就為拿貛拿猫　這宗猫又與家常養豢捕鼠的猫不一樣　捕鼠的猫叫作家猫　挺長的耳朵　草黃毛皮　走上是連蹦帶跳　俗名野猫就是他　古人說是狡兎　老野猫不容易拿　撒大鷹抓他　鷹膀子一打　他就是一溜滾兒　鷹赶下去一抓　老野猫仰身等着　四爪能撓傷鷹脯子　再耗急了　會往枳棘柯子裡跑　鷹往下猛落　翅膀子就被枳棘扎傷　這個時候　就用着狗了　把狗一撒　往前一撲　就能押狡兎咬死　這些個事情　看演說諸君若不相信　可以問問養大鷹[illegible]貛狗的人　就知道我說的對不對了　及至狗不能拿　拿猫之時　反恨他無用　故此殺了喫肉　從先他拿過多少猫　誰還記得那些個呀　這就是兎死狗烹　以上講解這四句古人自歎的話語　能令勞而無功的人　心灰意冷　想古人說這四句話的時節　他心裏不定怎麼樣的悔恨呢　當初若知有今日　早應該留一手兒　渾壓箱底兒東西都掏出來　及至成了功　反不如個無用的飯桶　可惜白費了血心嘮　藏弓烹狗　改俗語說　就是過河拆橋　凡是過河拆橋的人　而今世上更多的多　用人的時候朝前　能哄的人一心無二　到了成功之後　又怕人分他的利權　只知利己的人　往往如是　過河拆橋的主子　對待君子　無非畫之一笑　若是對待小人　也施展這一手兒活　恐怕小人不等你過橋　先把你推到河裏去　到那個時候　喊乾了嗓子救人　你白想想　當初那樣的行為　誰肯撈你呀　你還作說不怕　有飯桶哪　哼哼　飯桶早就沉了底嘍

緊要新聞

廣西消息之彙聞◉廣西有宣布獨立之風傳 其消息已略誌昨日本報 現在詳細調查 其內容如何 倘無眞確之報告 某某報所傳得獨立之消息 僅憑南甯發布之逆電一紙 然陸榮廷旣奉貴州宣撫之命令 已竟成行 駐於柳州 此逆電乃由南甯所發 其中之疑竇甚多 惟據知廣西情事者之言 廣西師長陳炳焜 性極桀鶩不馴 不受陸榮廷約束 廣西若果有宣布獨立之事 必爲陳炳焜乘陸榮廷在柳州之際 冐然而發 而以陸榮廷爲之傀儡也 陳本武夫 性極粗疎 治軍向不嚴肅 陸旣出省 陳即可假藉名義通電 實在意計之中 此事若果如此 陳炳焜之罪實不可勝誅也▲據各方面消息 流氓派首領梁起超氏 有於日前自香港到桂之說 梁氏到桂之後 宣布獨立之風傳始行聞于外 據此情節而論 梁起超必爲煽惑陳炳焜 欺騙陸榮廷 主誅 梁起超氏近來之行動 異常可疑 此次竟爲破壞國家之罪魁惡首 陳炳焜雖桀鶩 尙不敢逕爲民賊 必此等邪說巧言之士 持縱橫之術以誘之 果然如此 梁啓超誠文中之妖 國民中之敗類者也▲按陸榮廷本一武夫 稍知身分 而又蒙中央之恩遇優渥 即被人劫制而冒不韙 亦係別有用心 或竟靜觀壁上 決不能與蔡鍔輩一切犧牲 抱同一破壞之目的 與亂黨作一致之行動 且亂黨於癸丑之亂 恨陸榮廷刺骨 陸榮廷果直接受部下之劫制 間接爲亂黨之走狗者 其愚眞不可及也▲又據素譜桂省情形者言 廣西軍多帶游勇舊習 惟非舊日富有戰鬥力之遊勇 蓋昔日之游勇 早已老病罷癃 或竟死去也 今日帶有游勇習氣者 謂爲廣西之土匪團 亦無不可 此等土匪團 全未受軍事訓練 一切軍械 亦極窳陋 絕無新式之槍砲 其資格去滇匪尙遠 然以滇匪曾經新式訓練者 國軍對之猶如摧枯拉朽 則廣西之不足爲患 可知也矣▲廣西軍界勢力 極其複雜 且果有獨立之事 純爲說士所中 非出於軍界之本懷 不久必起內鬨 聞政府自接逆電之後 已嚴電查究此事 廣東龍上將軍曾來電報告 謂粵省現已戒備綦嚴 如廣西有變 粵省當相機防剿 請釋廑念云云 據他方面之報告 謂粵省龍上將軍對於廣西陳炳焜一派人 向不滿足 嘗詈爲中國軍界之流氓 廣西若果宣布獨立 龍上將軍定派一旅之師以削平之云

劉顯世將欲逃竄◉據探報 劉顯世現用韓鳳樓爲參謀長 因大兵已入黔境 劉欲逃竄 即以韓接任 乃紳民不願韓之爲人 另舉和繼聖爲保衛團團長 因和係贊成帝制之人 紳民欲推和者 以易於聯絡中央也

川邊已恢復原狀◉前因滇逆擾害川邊 上海一帶 無四川商旅之足迹者 幾兩閱月 近有自上海來者據言 自王師克復敍州以後 凡由四川運來之土貨 如藥材 如棉紗 均已日見踴躍 棉紗運來之數 業有千餘包之多 且銷暢極旺 可見川邊秩序已經恢復原狀 可絕無疑義矣

匯欵廣告

敬啓者 敝兩號因同鄉便利起見 專代深冀東三縣各鄉鎭匯兌整零欵 每項百元收匯費大洋五角 近年以來 匯款者接踵而至 極形踴躍 頗蒙鄉誼所贊許 但鄉鎭向京兌欵者甚爲稀少 故此時常往里起運現標 而標禮較匯費尤重 賠錢小節 實屬掣肘 自登報之日起 每百元增加匯費一毛 勿論多寡 每百元均按匯費大洋六角核算 特登報端聲明 務望同鄉諸君原諒是荷 珠寶市聚盛源同元祥謹啓

曹樹桐辭謝對牌小啓

啓者 昨承紳商各界代表諸君子面述 因樹桐卸任在即 公議欲惠以功德牌若干件 敬聆之下 愧汗交並 竊念樹桐一介武夫 治軍乏術 承 上峯之指示 蒙紳商 贊助幸無隕越 且因[illegible] 復加以不虞之譽 況以對牌[illegible]

緊要聲明

前門外棗子巷路東鴻文膠皮車廠經理鄭松年因帳目虧累經各股東辭退由登報日起所有鄭松年經手打出鋪保水印以及借貸等情均歸鄭松年自行担任本廠蓋不負責恐未週知特此聲明

本廠新經理人王子安謹啓

股東聲明

鴻文公司係合股生理一切均由股東會議辦理經理人祗經理鋪內一切事宜所有擔保出水印借貸等事股東概不承認均歸無效恐　週知特此佈告以免將來糾葛特白

鴻文股東公啓

徐菊老蕭然物外◉前相國徐東海入民國後本無出山之志今上爲拯救斯民一再敦勸乃始就國務卿之職　嗣因病辭職養疴京第　政界事務久不過問　今既爲嵩山四友之領袖名義上更不便再勞以國事　徐老近亦厭苦京華塵囂　定於本月陰歷廿七日　徙居河南輝縣故里　政界人員多有前往尼止之意　欲請暫居京師　備政府之諮詢　菊老皆未允諾　現已摒擋什物　爲歸山之計　從此物外逍遙雲山嘯傲　輝縣出水　又爲幽人生色矣

升允加入浪人團◉前清陝甘總督升允　自國變以後　即與日本浪人往來　安有希冀　故世間指爲宗社黨頭目　前爲浪人所誘　往游東京　僉與辻村南造　山田信一郎　末永一三等相結　前日辻村等逭悔之故浪人末永純一郎　升允出席　演說中國時事問題　諸浪人皆拍掌歡迎

唐逆部下之軍官◉香港消息　唐逆繼堯之部下　因竊取川湘之寇　大敗以後　舊任之人　率多意見不合　致起內訌　現又從新組織一班私黨　以爲排除蔡李諸逆之計　探其內容如次　第二寇軍僞秘書長鍾勳　第二寇軍第六師僞參謀長伍毓瑞　第二寇軍僞總參謀蒙自道尹何國鈞　僞總參議高爾登　僞副官長成棍　僞湖南招撫使程潛　僞任兵站總監步兵第十九團長繆嘉壽

◉本京新聞◉

陪祭派員◉統率辦事處因三月廿二號舉行關岳春祭典禮　曾通咨各衙門派員陪祭　聞步軍統領衙門現派科員黃國勛張勳銘　爲陪祭官　由江正堂傳飭該一員遵照　並飭届期著用薦任祭服　以符體制

參政赴津◉參政院參政言敦源　於十八號下午四點三十五分　乘京奉路車出京赴津

上賞有期◉清室景運隆宗皇極三門值班前鋒護軍參領榮厚等一百廿員應領本月分上賞銀八百兩　聞廣儲司　昨已將欵備妥　定於舊歷廿五日開放

愼重種痘◉京兆尹王志襄君　以小兒種痘　多沿舊習　現擬變通種法　俾收良好結果　並定種痘章程　赴津購買新鮮牛痘漿　發往所屬各縣　日內即可實行

十年紀念◉京漢鐵路局　現定於四月一日舉行通車十週年紀念大會　届時擬備沿路風景畫　及鐵路指南各份　贈給搭客　作紀念品　有說是京奉鐵路局者　未知孰是　姑兩誌之

出京再誌◉外蒙正副貢使　出京原定昨日下午九時餘起身　後恐到津太晚　特提前時刻　於昨日下午四點半出京　昨日到站恭送者　有各部院長官及軍警各隊　頗稱一時之盛

風潮平靜◉財政部印刷局風潮　現已平靜　該工人等自搗亂之後　警察廳即派警察南營派遊緝隊等在局駐守彈壓　已前由財政部加放各工徒薪金　以代花紅　並請提署警廳　將駐守軍警一律撤回

參將病故◉中營參將王雨亭　帮統雲龍　於十八日晚間病故　該營協鎭王漢池　已報告提署

一氣身亡◉十七號晚九時餘 西城絨線胡同西口 牛肉館門首 有一某甲 躺臥而死 聽說此人姓鄭 行三 家住兵部灣川淀地方 是日因在家中 抬了兩句槓 這口氣不出 他可就死啦 嘎 這位鄭三爺 可稱得起是氣性不小哇

自勒身死◉後門內馬神廟東口外大學校操塲地方 門牌五號 住戶冀馬氏 宛平縣人 日前不知何故 自用蔴繩勒傷身死 已由地面官廳電請檢查廳相驗

投河斃命◉平則門外北城根寶和煤棧門前河沿內 於十八號發現河漂死屍一具 經本地面官人 用繩將屍身拴在柳樹上 報告右營 函請宛平縣派委相驗 有無別情 尚待調查

自戕斃埋◉地安門外後馬家廠路南 門牌十五號 住戶關文玉 年四十六歲 現患瘋疾 於十五號自用尖刀扎傷左脇一處 因傷身死 十六號經檢查官帶同仵作前往 眼同屍胞姐相驗 委係自行傷驗畢飭埋

檢驗井屍◉井有死屍 已誌昨報 十八號晚四時 檢查官胡國洸 帶同仵作宋澤前往 由井內撈上男屍一具 檢驗委係自行投井身死 當時有一中年婦人到場認屍 據稱鑲藍滿興海佐領下人 已故主事廣智之妻玉氏 年四十八歲 死者係伊子志陞 年二十八歲 素有痰症 陰歷十三日由家走出（住沙絡胡同門牌一二十二號）不料投井身死等語 驗畢發給執照 飭令抬埋 並飭廿號到廳完案

燒死再誌◉窮人燒死一則 十七日經檢察官楊士毅 前往相驗 被燒的陳治富 右手右脚全行燒掉 委係火毒攻心身死 並無別情 當令其胞弟陳治友 備棺裝殮 送回涞水原籍安葬

匪徒逆行◉十七號晚 前門外興隆街東口 住戶玉姓 是日因事出門未回 有隔壁某作房伙計某 頓起不良 闖進屋內 對玉某之妻 欲行無理 該氏情急 喊叫巡警 遂即一併帶往外左二區訊辦

展路不確◉十八日本報載展寬馬路一則 係據訪員報告 昨接內務部土木工程處函稱 疏濬前三門護城河道 收用佔碍房屋 自屬實情 其西河沿馬路現正趕卸各料 尚未開工興修 所有該路仍照原來尺寸 並不加寬 亦無直通後鐵廠情事等語 合照原函誌出 以符事實

◉海外新聞◉

德國最近之媾和條件◉據大阪朝日新聞載 紐育電 德國最近之媾和條件如下 （一）德國殖民地 須要全部返還 （二）勿論何方不要支撥償金 （三）須將門國塞國及亞爾巴尼阿地方割裂 分配於奧勃希三國 （四）德國設施保護政治於波蘭 （五）英國在土耳其之勢力 須要一切撤去 （六）德國將比國及占領之法國地方 一切放出 俾復舊觀 （七）英國應由此番之戰事 而無一所得 惟可保持現下之狀態

費度仙買房聲明 鄙人現於安定門內土兒胡同路北門牌二十三號買得饒馨之饒仁甫瓦房一所共計二十八間 陰歷四月交房中保人爲天沛堂掌櫃王信芳君 該房產如有糾葛 有舊業主饒君一面承管 與鄙人無涉 [illegible]七年 月

痧疹白喉最新治法 入冬天暖無雪時疫發生幼童患[illegible]二三死殤相繼傳染之速莫甚於此痧疹猩紅熱白喉及單雙乳蛾病勢相似若非素有經驗實難辨別認症致有毫釐千里之誤本藥房中西合參特備[illegible] 時症

北京蔚豐商業銀行總籌辦處啓事

本銀行自設處籌辦承當道之提倡與　界之歡迎所有招收股欵統計已逾總額之半擬陽歷新年籤期開幕惟因舊住巾帽胡同地屬偏東交通既不便屋舍亦形狹隘現另在前門一帶妥覓相當寬大房屋卽行擇吉開業

吉房招租

瓦房一所計十八間坐落在琉璃廠東北園門牌八十九號有願租者電問南局二百九十七號或至琉璃廠路北寶奇齋面議

時事感言

錢票的利弊（曼青）

北京錢商不准出票之時　市面多以常見　不方便　至官票出現　及市面行使　說是便利的很多
凡有一利　必有一弊隨其後　早先嘚票　有挖補的有洗印的　有托活的　作假成眞　管撞櫃　能上錢攤兒　嘤的高眼不敢言語
當初凌票　不論是過手兒來的　票子不眞　講究有根　能下本家兒　而今的官錢票　講究乾淨骨力新　這就嘤香　行使的時候　誰
又細瞧過
摩擦鈔數　二十枚既能改四十枚　有此手段　大概不能就是一張　這還是其小焉者　比如錢票　照樣作出假的來　那裏找高眼去呀
或者說　造假錢票的中國人刻不起這套版　呵呵　但願中國人刻不起呦

社會瑣譚

治病宜愼（老丹）

醫學深邃　其理至微　同一症也　甲用此方　可以見效　乙用此方　卽未必奏功　蓋人之氣體不同　而病症之情勢亦異也
某報所載　謂瘟疫流行　發生喉痧咳嗽等症　恐醫家誤認受寒　投以溫散之劑　立有養陰淸肺各方案　以備病家採用等語　此舉用
意至善　未可厚非　概用成方　恐有不妥　昨已有人致函各報　糾正其說矣
特是不問病情　醫家治病　不可先有成見　然亦不可無定見　惟於臨症之時　加以審愼　認病的確　然後立方　庶於重視生命
抑于尤有進者
濟世活人之道　得之矣

命令

政事堂奉

策令馬傑琛授爲陸軍少將並給予三等文虎章王其鳳朱大霖均授爲陸軍少將並給予四等文虎章潘自涵授爲陸軍少將並給予五等文虎章黃家楷授爲陸軍步兵上校並給予三等文虎章盧鳳書王紹曾均授爲陸軍步兵上校並給予四等文虎章余念慈授爲陸軍騎兵上校並給予四等文虎章劉鳳圖授爲陸軍礮兵上校並給予四等文虎章龔葆田授爲陸軍步兵中校並給予五等文虎章蔣益元闕麟書朱石朋彭煥彩倭興額傅象余劉貴龍陶治民均授爲陸軍步兵中校並給予五等文虎章卞登尚汪樹信均授爲陸軍步兵中校並給予六等文虎章張殿元授爲陸軍步兵少校並給予五等文虎章趙德丙徐忠慶吳佑書楚道山傅興魁衛振標均授爲陸軍步兵少校並給予六等文虎章此令

策令王綏臣給予四等文虎章此令

策令保春華給予五等嘉禾章此令

策令楊起元以陸軍少將此令

策令交通部奏請將僉事葉瑞棻任用蔡張競立何塙章上蘊登張仁流均進叔四應照准此令

策令國務卿奏據銓敘局詳稱遵核陸軍第十師軍用薦任文職各員資格請予敘官等語宋之衆以爲中大夫大鮮陵貴授爲少大夫王昭鈞授爲上士此令

策令陸軍部奏請將石成金李紹賓張文義均授爲陸軍步兵中校並加陸軍少兵上校銜故又專校一陸軍騎兵中校上加陸軍騎兵上校銜昌芳以爲陸軍騎兵中校員麥衛授爲陸軍礮兵中校張繼武劉寶路均授爲陸軍步兵少校並加陸軍步兵上校銜在春鐸張景名鴻朝宗鍾元均授爲陸軍步兵少校常萬里授爲陸軍騎兵少校應照准此令

策令陸軍部奏請將萬鵬授爲陸軍步兵少校應照准此令

策令內務部奏准安徽巡按使李兆珍咨請任命黃宗憲試署安徽長江水上警察廳警正應照准此令

策令廣西巡按使王祖同奏請任命保免試驗分發廣西之知事楊淸試署靈川縣知事余次彭試署陽朔縣知事尹志試署縣知事十英試署柳城縣知事業遠榮試署融縣知事陳璣署宜山縣知事王麟祥試署信都縣知事呂德愼試署與安縣知事賀松蔚試署[illegible]林縣知事栄祖訓試署容縣知事應照准此令

政事堂奉

申令前據多倫鎮守使蕭良臣奏陳現丁繼母憂懇請開去差缺同籍營葬當經給假十四日並飭該原籍地方官先往致祭曾以移孝作忠諄諄致勉茲復據該使重申前請情詞哀痛覽之惻然惟該使會辦勸撫事宜深資得力現在肅清餘匪安輯地方胥關緊要著仍勉遵前諭力圖邊所俟時局大定再行給假營葬使其一心報國毋許固陳此令

申令玆制定立法院秘書廳官制公布之此令

洪憲元年三月十八日

欲買儲蓄票諸君鑒　富源公司廣告

講演聊齋

公孫九娘

（十三續）

湛引銘

且說萊陽生吃了個酒足飯飽 朱生也告辭回去 老夫人說 就請姑老爺也安歇去吧 萊陽生是淨盼這句哪 說岳母也該安歇了吧 兩個丫鬟說貴客隨我們來 兩個人打着燈籠頭前引路 出離大庭 直遶西邊 有個角門兒 另是個跨所 三間房 到了門前 丫鬟高打簾櫳 萊陽生進屋一瞧 也是燈光照如白晝 九娘穿着很華麗的衣服 在牀榻上坐着呢 低垂粉頸 兩個丫鬟退出 萊陽生親自關門 上牀安眠 您要問同九娘都說什麼 原文是邂逅含情 極盡歡昵 邂逅是想不到的意思 九娘大約是從那一天 就看中了萊陽生 所以才這們省事 至於人家夫妻新婚燕爾 一個是久曠的鰥夫 一個是老大的怨女 比人間自然而然還要特別加歡（我可不敢加歡 怕有人指摘 您將就瞧吧）再說這段兒書 本不是艷情小說 也決不應描寫這些地方兒 內中的大意 不過說鬼恥無媒苟合人而無禮 如之何其可的意思 所以描寫的就是鬼之知禮四個字 可有一節 並沒說拜天地合卺交杯等事 大概彼時陰司就興的是文明婚禮 再說大地人合爲三才 人間婚配應拜天地 鬼在泉下所以不必拜天地 也許有的 對不對 諸位包涵着瞧吧 閒言少敘 從此萊陽生同公孫九娘 一個是老夫人主婚 一個是朱生證婚 雖沒換戒指 也沒坐馬車 總算行了正式婚禮 到了後半夜 萊陽生這才要問一問九娘的籍貫與獲罪的根由 九娘說 當日我母女被官兵抄獲 是奉旨解赴京都審訊的 從棲霞至北京 按站一千五六百地 行到這濟南省 走了八九大 老夫人原是富貴家的閨女 自幼嬌生慣養 又上了年歲 偏遇着如狠似虎的差役 催逼着上路 一道兒上非常的凌虐 行至此處 老夫人連受驚帶氣 病死在此地了 想我一個未出閨門的幼女 若跟隨差役押赴北京 也是凶多吉少 而且恐難保貞節 所以趁差役沒防備 夜間住旅店中 自縊於枕上而死 九娘說着直掉眼淚 及至說到此處 已經要放聲了 萊陽生趕緊直勸 說這到是我的不是了 今晚不應提從前這些煩事 往下不必再說啦 喒們睡會兒覺吧 九娘說 我們泉下人向來不眠 君如困請自安眠吧 萊陽生說 我睡你坐在我旁邊哭 我這不是新娶媳婦 成了剛倒頭嚥氣啦 莫若我也不睡 喒們說話兒吧 九娘說 說什麼 無非越說越煩悶 依我說不如作詩 倒可以遣一遣懷 萊陽生說 那們就請娘子遣興詠懷 卑人洗耳領敎 九娘不假思索 順口而成兩首七言絕句 第一首是 昔日羅裳化作塵 空將業果證前身 十年露冷楓林月 此夜初逢畫閣春 第二首 白楊風雨遶孤墳 誰想陽臺更作雲 忽啓縷金箱裏看 血腥酒染舊羅裙 九娘一面念 一面又掉眼淚 萊陽生在旁聽着 也是好生的難過（未完）

北京大藥房緊要聲明

敝藥房現因歇業所有內外兩欠帳目以轇轕不清等情自登報日起一星期內務望諸君駕臨本藥房面議可也特此聲明　本藥房主人謹啓

老德記大藥房電話南局五百九十四號．中西大藥房電話南局三百三十九號

文明園於禮拜四日特請譚鑫培暨文武名角准演拿手好戲准演不誤

泰昌綢緞洋貨號

隆慶布店佈告